

南开人文社科文库
NANKAI RENWEN SHEKE WENKU

《太平经》政治思想研究

A RESEARCH ON THE POLITICAL THOUGHTS OF TAIPING JING

张鸿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南开人文社科文库

《太平经》政治思想研究

张 鸿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 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平经》政治思想研究 / 张鸿著. —天津:南开
大学出版社, 2016.1
(南开人文社科文库)
ISBN 978-7-310-05039-0

I. ①太… II. ①张… III. ①道藏②《太平经》—政
治思想—研究 IV. ①B9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11976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孙克强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北京楠海印刷厂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230×160 毫米 16 开本 25.25 印张 2 插页 361 千字

定价:48.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神道设教：政治观念的信仰依据	39
第一节 天君威严与等级秩序	39
第二节 帝君体系与君主制度	46
第三节 天师策文与君主政治	56
第二章 天人一体：政治思维的哲学依据	68
第一节 最高范畴与政治思维	68
第二节 阴阳观念与政治观念	91
第三节 自然法则与政治法则	102
第三章 家国一体：政治思想的社会依据	117
第一节 家庭观念与政治观念	118
第二节 家庭道德规范与国家政治规范	132
第四章 社会权威符号“天地君父师”	149
第一节 天、君、父、师四大社会权威的互证与联署	149
第二节 天、君、父、师权威属性的内在一致性	157
第三节 尊长崇拜与王权的社会心理基础	168
第五章 专门标示最高统治者的政治文化符号	172
第一节 强调最高统治者唯一性、至上性的君权符号解读	173
第二节 强调最高统治者神圣性的君权符号解读	177
第三节 强调最高统治者道德属性的君权符号解读	181
第四节 强调最高统治者宗法属性的君权符号解读	188

第六章 形形色色的君臣之喻	191
第一节 政治结构性君臣之喻	192
第二节 政治功能性君臣之喻	200
第三节 政治价值性君臣之喻	210
第七章 政治体系	218
第一节 君主制度的必然性、合理性与永恒性	218
第二节 君、家、国一体的国家观念	229
第三节 道教社团“助帝王化天下”的政治功能	237
第八章 政治权力	244
第一节 政治权力关系	244
第二节 君主为国家政治之本	250
第三节 君主的政治权力	256
第四节 “道德”“天法”高于君主	265
第九章 政治实施	275
第一节 “以民为本”的重民政策原则	275
第二节 任贤使能的御臣政策原则	290
第三节 “谏正其上”的兼听政策原则	300
第四节 “以道服人”的德刑政策原则	310
第十章 “王治太平”的理想政治模式	318
第一节 “太平”之义	318
第二节 “太平气至”：太平理想的天道依据	327
第三节 “和为人经”：太平理想的人性依据	332
第四节 “上古三皇”：太平理想的历史依据	341
第十一章 太平理想的政治功能	352
第一节 太平理想的政治认同功能	353
第二节 太平理想的利益表达功能	359
第三节 太平理想的政治批判功能	361
第四节 太平理想的政治调整功能	367
第十二章 《太平经》政治思想的历史价值	372
第一节 《太平经》的政治思想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	372

第二节	《太平经》的政治思想是主流政治文化的一种表达方式	374
第三节	《太平经》更为贴近下层民众的社会政治意识	376
第四节	早期道教全面提升了“太平”的价值	378
结 语	384
参考文献	387

导 论

本书以《太平经》的政治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在系统剖析其基础框架、主要内容和理论结构的基础上，考察它与汉代统治思想的关系，以期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做出推进性的贡献。

一、一部政治性极强的道教早期经典

《太平经》是早期道教的主要经典。关于道教的产生时间，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如西汉说、东汉说和南北朝说等。相关的争论涉及史料的解读、标准的确定等一系列问题。限于史料的缺略和本书的目的，笔者不拟具体讨论这个问题。依据现存文献，可以判定的基本事实是：《太平经》是现知最早的被众多学者视为道教经典的著作，以张陵为首的“五斗米道”和以张角为首的“太平道”等是现知最早的可以归属于道教的宗教组织，它们都是颇有影响的宗教团体。内容比较系统的教义经典的问世和结构比较完整的宗教组织的形成可以作为道教初创的重要标志，而这类历史现象的出现不晚于东汉末期。由于带有浓厚神学政治色彩的《太平经》的问世不会早于汉代统治思想的形成，所以《太平经》可以作为研究汉代统治思想对早期道教社会政治观念的影响的重要史料。

(一)《太平经》的创制时间

由于文献记载的缺略,《太平经》创制时间与作者已经无法确考。古今学者们见仁见智,提出不同见解。各种意见都有一定的依据,而仅凭现存史料又都无法成为毋庸置疑的定论。可供考据的历史文献记载主要有以下六条:

第一条见于《汉书·李寻传》。在这篇传记中,班固有一段对往事的追述,其文曰:“初,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贺良、容丘丁广世、东郡郭昌等,中垒校尉刘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众,下狱治服,未断病死。贺良等坐挟学忠可书以不敬论,后贺良等复私以相教。”^①后来,汉哀帝相信夏贺良“汉历中衰,当更受命”之说,改元易号,自称“陈圣刘太平皇帝”。不久,夏贺良等以“执左道,乱朝政”的罪名伏诛。

依据这条文献,一些学者认为,《太平经》是在《包元太平经》的基础上产生的。例如,有的学者认为:“《太平青领书》乃是甘忠可《包元太平经》的传本或残本经过信徒们的不断增补扩充,东汉顺帝时由于吉纂集而成的。”^②有的学者认为,《太平经》“自西汉即有制作流行,而增广编定于东汉”^③。许多学者不同意这类意见,而他们也认为《包元太平经》对原始道教的形成与发展起过一定的作用。例如,有的学者认为:“《太平经》起源于西汉末年的说法,虽亦不可信,但说明《太平经》或许与汉成帝时甘忠可的《包元太平经》有一定的关系。”^④早期道教经典多以“太平”为名,如《太平清领书》《太平洞极经》等,而出自齐地方士之手的《包元太平经》是现知最早的写有“太平经”字眼的著作。其内容虽不可详考,而其中的一些思路多有与《太平经》类似之处。因此,存在《包元太平经》与《太平清领书》等早期道教

① 《汉书》卷七五《李寻传》。

② 李养正:《道教概说》,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0—22页。

③ 罗炽:《〈太平经〉注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前言第1页。

④ 卿希泰:《中国道教思想史纲(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第一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9页。

经典有某种承继关系的可能性。

第二条见于《后汉书·襄楷传》。据该传记载：“襄楷字公矩，平原鬲阴人也。好学博古，善天文阴阳之术。”因有感于当时“宦官专朝，政刑暴滥，又比失皇子，灾异尤数”，襄楷于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年），“自家诣阙上疏”。其文有曰：“臣前上琅邪宫崇受干吉（一作于吉）神书，不合明听。”相隔十余日，他又上书曰：“前者宫崇所献神书，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亦有兴国广嗣之术。其文易晓，参同经典，而顺帝不行，故国胤不兴，孝冲、孝质频世短祚。”^①襄楷因抨击宦官，词语激烈，罹牢狱之灾，罪名是“析言破律，违背经蓺，假借星宿，伪托神灵，造合私意，诬上罔事”。汉桓帝“以楷言虽激切，然皆天文恒象之数，故不诛，犹司寇论刑”。

这条文献是一条正史中直接记述历史的材料，它提供了进献“干吉神书”事件的人物、缘由、时间、地点、方式、目的、结果等一系列历史要素。由这条文献可知：汉桓帝时，一部传自干吉的神书被襄楷进献给朝廷。此前，干吉的门徒宫崇曾将这本书进献给汉顺帝。进献者声称这是一部“参同经典”的神书，属于“兴国广嗣之术”，可以为朝廷解决一系列政治问题。依据这条文献，可以断定《太平经》的产生不晚于东汉末年。有的学者甚至据此认定《太平经》中的问答体经文出自襄楷之手，写于桓帝延熹八年至九年。^②可备一说。

第三条同样见于《后汉书·襄楷传》。这是《后汉书》作者范曄写的一段说明文字。其文曰：“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干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覡杂语。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藏之。后张角颇有其书焉。及灵帝即位，以楷书为然。”^③《三国志》的裴松之注也有类似说法。裴松之注引晋人虞喜《志林》：“初

① 《后汉书》卷三〇下《襄楷传》。

② 熊德基：《〈太平经〉的作者和思想及其与黄巾和天师道的关系》，《历史研究》，1962年第4期。杨寄林译注的《〈太平经〉今注今译》（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也认为“《太平经》成书的绝对年代当在延熹八年”。

③ 同①。

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师于吉所得神书于曲阳泉水上，白素朱界，号《太平青领道》，凡百余卷。”^①

依据这条文献，可以大体断定：“干吉神书”就是卷帙浩繁的《太平清领书》，它至迟在东汉后期已经成形。许多学者认为《太平经》就是《太平清领书》，“清领书”即“青首朱目”之书，其作者就是干吉、宫崇。例如，一些学者认为：“最早出现的道教书，根据《后汉书·襄楷传》记载，是汉顺帝琅邪人宫崇到宫门献上的他的老师于吉所作的“神书《太平清领书》，即《太平经》。此书也可能是宫崇自己所作，托名于吉。”^②

第四条见于牟子的《理惑论》。这条历史材料的产生时间早于《后汉书》。其文曰：“问曰：王乔赤松，八仙之箴，神书百七十卷，长生之事，与佛岂同乎？”牟子的答辩是：

比其类犹五霸之与五帝，阳货之与仲尼；比其形犹丘垤之与华恒，涓涓之与江海；比其文犹虎鞞之与羊皮，斑斕之与锦绣也。道有九十六种，至于尊大莫尚佛道也。神仙之书听之则洋洋盈耳，求其效犹握风而捕影。是以大道之所不取，无为之所不贵，焉得同哉！

牟子是东汉灵帝时人。当时的一些人认为，有一部卷帙浩繁、流传久远的神书是专门讲究神仙长生之术的，它可以与佛教经典相媲美或相抗衡。牟子则不以为然。许多学者依据这条材料判定《太平经》成书于东汉末年。例如，有的学者认为，牟子“所言‘神书百七十卷’当即指的是《太平经》，并且已把它视为讲‘长生’的道教著作”^③。如果根据史料对《太平经》成书过程做出综合性的考察，就不难看出这个判断是有根据的。

第五条见于葛洪《神仙传》。其文曰：“宫崇（一作宫嵩）者，琅邪人也。有文才，著书百余卷。师事仙人于吉。汉元帝时，崇随吉于

① 《三国志·吴志》卷一《孙策传》裴松之注。

②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写：《中国哲学通史（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7页。

③ 汤一介：《早期道教史》，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页。

曲言泉上遇天仙，授吉青缣朱字《太平经》十部。吉行之得道，以付崇。后上此书。书多论阴阳否泰灾眚之事，有天道，有地道，有人道，云治国者用之，可以长生，此其旨也。”^①

按照葛洪的说法，《太平经》出于西汉元帝之时。宋朝贾善翔的《犹龙传》、谢守灏的《混元圣记》、元朝赵道一的《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等亦言于吉受《太平经》于西汉时期。这类材料可信度不高，却可备一说。它们被一些学者作为《太平经》的制作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的依据之一。^②这种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

第六条同样见于葛洪的《神仙传》。唐朝的王松年在《仙苑编珠》卷中引《神仙传》，其文曰：“于吉，北海人也。患癩疮数年，百药不愈。见市中有卖药公，姓帛名和，因往告之。乃授以素书二卷。谓曰：‘此不但愈疾，当得长生。’吉受之，乃《太平经》也。行之疾愈。乃于上虞钓台乡高峰之上，演此经成一百七十卷。”^③《太平经复文序》等也有类似的文字，只是“于吉”写为“干吉”。

葛洪等人将帛和视为《太平经》最早的作者，虽可信度不高，却可备一说。许多学者参用其他材料提供的信息，如《太平经·男女反形诀》的“天师前赐予愚生本文”等，推定《太平经》非一人之作，它有一个从“素书”、“本文”若干，到不断发挥，扩充卷帙，再到大体编定的过程。例如，有的学者认为：“我们是否大体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太平经》原来只有很少的几卷，帛和传于吉，于吉传宫崇，襄楷又得自宫崇，不断扩充，成一百七十卷。”^④这种看法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第七条见于《后汉书·襄楷传》李贤注，其文曰：“神书，即今道家《太平经》也。其经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① 转引自《太平经合校·附录·太平经著录考》。这段文字又见于元朝赵道一所著《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宫崇传》。

② 杨广伟：“道教产生于东汉顺帝朝”质疑，《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1期，第88页。

③ 转引自《太平经合校·附录·太平经著录考》。

④ 汤一介：《早期道教史》，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

为部，每部一十七卷也。”^①

李贤认为，宫崇、襄楷先后进献给朝廷的“干吉神书”就是流传到唐朝的《太平经》。《后汉书》李贤注及唐朝王悬河的《三洞珠囊》还引用了《太平经》的一些文字。据此可以大体推测：《太平经》与《太平清领书》有直接的渊源关系。至少在以李贤为代表的唐代学人看来，《太平经》就是《太平清领书》。

在《太平经钞丁部》有一段解释性的文字：“吾书中善者，使青为下而丹字，何乎？吾道乃丹青之信也，青者生仁而有心，赤者太阳，天之正色。”^②这就是说，《太平经》取象征天的仁心和天之正色的青白两色加以装裱。《太平经钞壬部》也有关于《太平经》为什么“百七十卷”的说明，其文曰：

夫一者，乃数之始起。故天地未分之时，积气都为一。分为二，成夫妇。天下施于地，怀妊于玄冥，字为甲子；布根东北，丑为寅始；见于东，日出卯；毕生东南，辰以已垂枝于南，养于午；向老西南，未以申也；成于西方，日入酉；毕藏于西北，戌与亥。故数起于一，而止十二。干之本，五行之根也。故一以成十，百而备也。故天生物，春响百日欲毕终。故天斗建辰，破于戌。建者，立也，万物毕生于辰。破者，败也，万物毕死于戌。故数者，从天下地八方，十而备；阴阳建破，以七往来，还复其故。随天斗所指以明事，故斗有七星，以明阴阳之终始。故作《太平经》一百七十卷，象天地为数，应阴阳为法，顺四时五行以为行，不敢失铢分也。^③

这些材料的思路与说法都为《太平经》就是《太平清领书》的判断提供了依据。

上述历史材料及其他有关汉魏时期道教组织的历史材料所提供的信息表明，围绕理论体系相当完整的《太平经》的形成，出现了相应

^①《后汉书》卷三〇下《襄楷传》。

^②《太平经合校》卷五六至六四《阙题》。《〈太平经〉注译》标为《书用丹青诀、天子皇后政诀》。

^③《太平经合校》卷一三七至一五三《太平经钞壬部》。《〈太平经〉注译》标为《阙题》。

的宗教组织、教规教仪、礼拜对象和传承历史。据此可以大体判定：作为一种完整意义上的影响广泛的宗教，道教已经产生。

这里要强调的是：许多有关《太平经》宗教哲学、生命哲理的研究成果以及本书的研究成果可以证明，无论从宗教信仰的论证体系看，还是从政治思想的系统性看，《太平经》都形成了相当系统的理论体系，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精神。因此，不应低估《太平经》的思辨水平和理论成就。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太平经》可以被视为道教的立教之作。这部书的问世及一系列相关历史现象的出现，标志着早期道教的产生。

对于传世的《太平经》与各种早期道书的关系，现代学者有不同看法。

一种意见认为《太平经》亦即《太平清领书》。许多学者认为，它们属于书名变迁，名异实同。汤用彤、傅勤家、王明、陈撷宁、熊德基、喻松青、卿希泰以及日本学者小柳司气太、大渊忍尔等均持此种看法。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写的《中国哲学通史（第二卷）》亦持这种观点。有的学者指出：“《太平清领书》可能是《太平经》最早的定本，但不排除其在成书后又经编辑和修订。”^①这种说法颇有道理，并获得大多数研究者的认同。

一种意见认为《太平经》亦即《太平洞极经》。例如，一些学者认为，《太平洞极经》一百四十三卷，可能是《太平经》的另一传本，宋时已佚。^②

一种意见认为《太平清领书》与《太平洞极经》一书二名。陈撷宁、汤一介等均持这种观点。^③例如，有的学者认为，《太平清领书》与《太平洞极经》仅是一书二名，因传本不同，而致卷数有异。^④

一种意见认为《太平经》是早期道书的总集或若干道书的混编。

① 姜守诚：《〈太平经〉研究》——以生命为中心的综合考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3 页。

② 陈耀庭，刘仲宇：《道·仙·人——中国道教纵横》，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90 页。

③ 参见汤一介：《早期道教史》，北京：昆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6—34 页。

④ 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卷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92 页。

例如，有的学者认为，《太平经》是一部原始道教教义的总集，由原始道教中很多人的著作逐渐积累而成。^①有的学者认为，《太平经》是一个简称，是于吉的《太平清领书》和张道陵的《太平洞极经》的混合物。^②有的学者认为：“今本《太平经》极有可能增益了张陵等一类人的诠释之文。”^③

汤用彤、王明、任继愈、汤一介、李养正、卿希泰等一批著名的道教研究者都认为《太平经》当为汉代旧书。他们依据《太平经》所使用的词汇概念、地理名称，所表达的社会风俗、政治理念等，判定现存《太平经》的残卷还保存着汉代的特征。^④刘昭瑞还为《太平经》成书于东汉说，寻找出考古资料的依据。^⑤

笔者认为，很可能《太平经》有更为久远的历史渊源。但是，出于学术严谨的考虑，在《太平经》成书时间等问题上，以采取慎重一点乃至保守一点的态度为好。依据比较可靠的现存文献和具有权威性的学者意见，本书将以下几点作为研究的基点：

其一，《太平经》可能以《太平清领书》为主要依据，糅合其他道教经典编定。^⑥基于这个推定，即使《太平经》确实定名于晋朝，将它作为东汉道教思想材料来加以研究也不会有大的问题。

其二，卷帙浩繁的《太平清领书》的正式形成不晚于东汉后期。它或许不是一人一时之作，很可能由方士干吉（一作于吉）编纂而定。干吉门徒宫崇和道教信徒襄楷曾先后在汉顺帝时期和汉灵帝时期将其进献给朝廷。从传世的《太平经》中可以窥见其部分内容。^⑦基于这个事实，使用《太平经》提供的素材考察东汉时期道教政治思想的主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三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8页。

② 陈撷宁：《〈太平经〉的前因后果》，收入《道教与养生》，北京：华文出版社1989年版。

③ 罗炽主编：《〈太平经〉注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前言第5页。

④ 刘国梁对汤用彤、王明等人的意见有系统的介绍。参见刘国梁：《道教精粹》，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⑤ 刘昭瑞：《〈太平经〉与考古发现的东汉镇墓文》，《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第4期。

⑥ 《中国历史大辞典》上卷“太平经”条是这种观点的集中代表，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8页。

⑦ 《中国历史大辞典》上卷“太平清领书”条是这种观点的集中代表，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411页。

要特征是可行的。

其三，在汉魏两晋，以《太平经》为代表的早期道教经典对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意识有广泛的影响，对当时的历史进程也有明显的影响。基于这个事实，《太平经》是研究早期民间道教的政治观念及其与当时的统治思想的关系的重要史料。

其四，汉代的社会政治条件，特别是汉代的皇帝制度、统治思想和主流政治文化，是《太平经》形成的主要政治背景和文化土壤。从时间顺序看，《太平经》政治思想体系的形成与传播不会早于汉代统治思想的形成与传播，可以将其视为深受汉代统治思想和主流文化影响的产物。为了稳妥起见，在研究《太平经》与统治思想的互动关系时，应当主要考察汉代统治思想对《太平经》政治思想的影响，而在研究《太平经》对汉代统治思想的影响时则应采取慎重的态度。这样一来，即使传世《太平经》中夹杂了魏晋以来的思想，也不会对研究结果有大的影响。

（二）现存《太平经》文本

《太平经》原书共计一百七十卷，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部，每部十七卷。明朝正统年间修的《道藏》收录的《太平经》，是现存唯一的本子，仅残存五十七卷。甲乙辛壬癸五部完全遗失。其余几部也各亡佚若干卷。唐人节录《太平经》的《太平经钞》十卷是现存卷帙较多的唯一别本。^①其他古代文献也保存了一些出自《太平经》的材料。王明指出：“现存的经书里，固然不免有后人改写增窜，可是大体说来，它还保存着东汉中期著作的本来面目。”^②

王明的《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第1版）是最重要的《太平经》现代整理本。这本书依据《道藏》本《太平经》及《太平经钞》《太平经圣君秘旨》等保存的文献材料，参证敦煌本《太平经目录》，经考校、辑补，用校、补、附、存四种体例整理而成。《太平经合校》

^① 在《太平经合校》前言中，王明依据南唐沈汾《续仙传》、宋邓牧《洞箫图志》卷五《闾丘元同先生》等考据，认为《太平经钞》的编纂人是唐朝末年的闾丘方远。他还认为现存《太平经钞》甲部可能是后人伪补的。

^② 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前言第2页。

大体恢复了一百七十卷《太平经》的概貌。

此外，杨寄林释读的《中华道学典·〈太平经〉释读》^①、罗炽主编的《〈太平经〉注译》^②、杨寄林译注的《〈太平经〉今注今译》^③、龙晦等译注的《〈太平经〉全译》^④、俞明理著的《〈太平经〉正读》^⑤等，也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

本书在征引《太平经》时，主要以王明的《太平经合校》为文本依据，一些诀名、文字或标点参考了其他版本的相关著作。在文字解读上，本书也参考了各种译注本。

（三）《太平经》政治性的主要体现

《太平经》是政治性很强的一部道教经典，因而是研究早期道教信徒社会政治观念的重要材料。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历史背景看，神仙信仰的宗教化、理论化、政治化是推动早期道教形成的重要原因。《老子》等道家典籍对道教思想有重大影响，而政治思想是这些著作的核心内容，一些重要的政治命题和政治概念为道教所沿用。道教的前身“方仙道”“黄老道”都与现实政治有不解之缘。太平道、五斗米道等早期道教组织大多具有浓厚的政治社团的色彩。李约瑟认为道教哲学包含着“政治集体主义因素”^⑥，这个判断也适用于《太平经》。产生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太平经》以实现“天下太平”作为招徕信众的政治口号，在其宗教思想体系中政治思想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太平经》确实主要关心怎样帮助帝王治国，达到天下太平。它讲长生，但并不真正关心成仙不死的问题。它的全部宗教说教，带有十分浓厚的神学政治色彩。”^⑦

① 吴枫、宋一夫主编，杨寄林释读：《中华道学典〈太平经〉释读》，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4年版。

② 罗炽主编：《〈太平经〉注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③ 杨寄林译注：《〈太平经〉今注今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④ 龙晦、徐湘灵、王春淑、廖勇：《〈太平经〉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⑤ 俞明理：《〈太平经〉正读》，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版。

⑥ [英]李约瑟著，汪受祺等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75页。

⑦ 金正耀：《中国的道教》，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页。

从写作目的看,《太平经》的作者一而再,再而三地宣称这部书特为国家政治而作,是治国平天下的最佳方案。信奉者们也对《太平经》的政治意义大加宣扬,认为这部“参同经典”的神书“亦有兴国广嗣之术”,^①并一再设法将其推荐给皇帝。无论其真实动机是借此参与国家政治,还是用以博得统治者的青睐,抑或以此赢得人们的信奉,都势必突出政治思想在《太平经》中的地位与作用,将“兴国”之类的政治问题与“广嗣”之类的生命问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从篇章构思看,在《太平经》中有关社会政治问题的文字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许多篇章以社会政治为主题,有的仅从篇名上就可以显示出来,如《和三气兴帝王法》《安乐王者法》《上善臣子弟子为君父师得仙方诀》《王者赐下法》《阴阳尊卑诀》《王者无忧法》《救迷辅帝王法》等。如果仔细检索一下,就不难发现:绝大多数篇目或多或少言及社会政治问题,而丝毫不涉及社会政治问题的篇章屈指可数。本书引用的思想材料就涉及《太平经》的绝大多数篇目。由此可见,社会政治问题是《太平经》的主要关注点。

从思考理路看,《太平经》的作者几乎把所有重大的宗教问题都与社会政治问题联系起来,以致宗教思想与政治思想形成一体、相依、互证的逻辑关系,二者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很难清晰地判分彼此。即使一些专门阐释生命现象和医学问题的篇章,也往往涉及政治问题或与政治文化发生关联。例如,《灸刺诀》是依据道教思维方式来专门阐释脉象与针灸的原理的篇章。该诀认为:“灸者,太阳之精,公正之明也,所以察奸除害也。针者,少阴之精也,太白之光,所以用义斩伐也。”这显然是在用社会政治价值与功能论说针灸的价值与功能。不仅如此,该诀还将经脉的协调、人寿的延长与“安国养身全形”联系在一起,进而论说“圣帝王居其处”^②的规范与方略,于是生命与政治、医道与治道、养性与治国扭结在一起。又如,《长存符图》旨在传授长寿秘诀,以“独贵自然,形神相守”论说“长存之道”,没有涉及政治

① 《后汉书》卷三〇下《襄楷传》。

② 《太平经合校》卷五〇《灸刺诀》。